

著 科林馬諾包

的 中 爭 戰 國 祖 衛 保 大 偉 聯 蘇

動 運 擊 游



局 版 出 籍 書 文 國 外

科 斯 莫 。 年 三 四 九 一

偉大保衛祖國戰爭中的游擊運動

戰爭剛一開始，在蘇聯暫時淪陷區裏就有愛國志士遵蘇聯中央同志的指示，着手成立馬、步游擊隊和軍事破壞團去與敵軍部隊進行鬥爭，炸毀鐵路，破壞交通，消滅軍需庫和兵站。游擊隊在保衛祖國戰爭進程中成為石擊之五勇士，具有可怕的力量，到處追擊他們，消滅他們，破壞他們底一切設施。

偉大保衛祖國戰爭兩年以來，游擊運動長成了驚人的百萬游擊隊，是必粉碎敵人的最主要條件之一。斯大林同志在保衛祖國戰爭時期內所作各次命令中都這樣估計了游擊鬥爭。他在每道命令上必定號召男女游擊隊員，以此來着重指出恢復仇者在殲滅萬惡侵略者的事業中所應起的巨大作用。

蘇聯希特勒黨徒在蘇聯暫時淪陷省份內，想以血腥恐怖，以有系統的挑撥離間和令人作嘔的欺騙宣傳來威嚇，迷惑，「軟化」居民，要他們如奴隸一般來服從德國防軍司令和副司令，要他們毫不反抗地替希特勒軍隊及其工業服務，無條件地繳納各種農產品。

德寇在暫時淪陷區裏，到處都殘暴橫行，鎮壓居民：實行大批屠殺，槍斃，絞殺，

窒死和毒害種種死刑。德國暴徒們有計劃地屠殺蘇聯人民，不分男女老少一律殺害：他們認為成年的男子是他們不能征服的敵人，任何時候都會變成游擊隊員；幼年 and 兒童是蘇聯國家將來的兵士；婦女是生育和教養祖國柱石——軍人的母親。

同時德國的宣傳機關又無所不用其極，百般欺騙蘇聯人民。散發反間蠱惑的小冊子，傳單和報紙，用無線電廣播，在房屋牆壁上，圍牆上到處貼出各種畫片和標語，公佈德國當局底正式命令——所有這一切都是打算去迷惑，愚弄蘇聯人民的。

侵略者想以其臭氣薰人的宣傳來打破人民對於紅軍勝利和恢復蘇維埃政權的信心，藉此使人民失望，打破羣衆底抵抗，因而也就可剷除人民游擊運動的根基。

敵人宣傳機關想盡了反間蠱惑的把戲來證明紅軍已完全戰敗，叫人們相信德國武器是「不可戰勝」的！德國軍官們遵照戈培爾底指令，在每個大城市裏都舉行了「佔領莫斯科」的熱鬧慶祝日。敵人在其佔領的許多城市和區鎮中都設立了發通行證的處所，發給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列寧格拉，高爾基城去的通行證，表明似乎這些城市已被德軍佔領。

希特勒的一切刊物滿載着對於蘇聯的惡意誹謗和吹噓德國「天堂生活」的欺人囈語。希特勒黨徒在淪陷區裏搶劫了蘇聯農民，剝奪了他們的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牲畜和土地，在許多地方強迫被奴役的人們帶牌子和號碼，到處培植搶佔蘇聯土地的德國地主和爵士底專橫暴戾秩序，而同時又在各地叫喊什麼土地改良的蠱惑宣傳，約許農民「在

自己的土地上經營自己的經濟」。其目的非常明顯：就是想欺騙那些輕信者，使他們脫離鬥爭。

德寇在宗教問題方面也掀起了同樣的蠱惑喧嚷。他們百般曲解蘇聯國家有憲法保證的容納宗教的精神和在蘇聯有信教自由的權利。希特勒黨徒冒充耶穌教徒，最熱心的信教者，想利用信教人底宗教情感來達到自己的利益。

同時在其密令中却寫出消滅蘇聯教堂的綱領，例如在中央戰綫軍事經濟監察部長維依幹克中將所下的「論我們在東方各區的迫切任務」這一指令中就有這樣的綱領。這個指令要祕密警察立即實行監督牧師傳教及其一切活動。這個指令着令採取封閉東方各區教堂的方針。這個德國將軍命令在居民中間培植「適應於德國國性及其需要的新宗教」來代替耶穌教。

希特勒黨徒在執行這個綱領時，實行侮辱宗教，褻瀆教堂，把教堂變為馬廐或食庫，往往把它們付之一炬。牧師和信教者則遭受侮辱和慘殺。

*

*

*

法西斯蒂的虛假宣傳在居民中沒有得到響應。這種武斷宣傳盡被實際情形所推翻。試看這般「熱心保護」私有財產的德國人，既然親手搶劫了全體人民，不僅搶奪社會的財產，而且把蘇聯人民家庭在多年勞動中所積累的一切都劫掠一空，那末敵人用以燃起私有財產慾望的武斷宣傳還能有什麼效果呢？！

德國宣傳特務科科长長於一九四二年九月六日給戈培爾的第五一號特別報告中寫道：

「我本想使俄國人民相信德國政權是公正的政權，想爲他們造幸福的政權。但是在得米特洛夫卡村中所發生的那種情形，却造成了完全相反的結果。當時有一輛宣傳汽車來到了得米特洛夫卡村裏，用無線電廣播說，居民們可以安居樂業，凡是他們誠實工作所掙得的一切，概歸他們所有，決不沒收。可是這輛汽車還沒有開到該村另一盡頭，農務領導人員就把所有的乳牛都趕走了。居民對於我們當局的感想如何，那就不言而喻了」。鼎鼎大名的法西斯「新秩序」底宣傳不免遭受破產而且一定會破產的，因爲全體人民都看見，這個「秩序」乃是實行血腥恐怖，設置絞架和德國秘密警察拷問室，把蘇聯人民綁往德國當奴隸，大施搶劫，散佈飢荒的「秩序」。

侵略者想威嚇，迷惑，離間蘇聯人民而使他們失掉鬥爭意志的一切企圖都遭到了破產。人民把侵入各處的法西斯謠言和武斷宣傳底迷人毒氣都驅散了。

蘇聯人民在戰爭開始最嚴重的幾個月內並沒有喪失過對自己力量和自己正義事業的信心。這種信心在鬥爭的火焰和艱難困苦中更加鞏固起來了。

血腥的鎮壓手段並沒有屈服我國人民。德寇的野獸行爲，反而更使游擊鬥爭日益擴大和激烈起來，更使它具有無情報復的性質，就是爲被慘殺，被虐殺和蹂躪的妻室兒女，父母兄弟姊妹復仇，爲被燒毀的城鄉，爲被毀滅的財產復仇。

人民日益增長的仇恨心已變成行動了。人民在各處都找到了活動的方法。在蘇聯暫時淪陷區內爲反對希特勒強盜國家所施行的法西斯思想和設施而進行的不可調和的武裝游擊鬥爭已是空前激烈、頑強地熾燃起來了。

民衆既在蘇維埃制度下享受過自由勞動生活的快樂，受過波爾什維克黨最先進、最進步思想的訓練，所以從他們中間就湧起了成千成萬的勇敢無畏的戰士和天才組織家來進行游擊運動，他們抱着一個偉大的目的——用人民所能找到的一切鬥爭方法去殲滅萬惡的德寇軍隊及其技術。

民衆反對侵略者的武裝鬥爭是由民衆出身的最忠實於自己祖國的人士所領導的。這就是黨的與蘇維埃的工作人員，經濟的與青年團的工作人員，職工會的與科學的工作人員等等。這就是陷於敵人包圍中，不能歸隊而獻身於游擊鬥爭的紅軍英勇指揮官，政治工作人員和戰士。這就是集體農莊底生產隊長，鄉村蘇維埃底主席和委員以及衆多的農村知識份子：醫生，農藝技師，小學教員，土地清丈員以及發展到游擊運動組織者程度的集體農民和工人，黨員和非黨員。

他們在人民中間展開了巨大的政治工作。列寧——斯大林黨多年來的全部經驗以及在人民中間享有的絕對威信，臨危無懼的精神，最忠實於勞動者事業的精神和顯然知道鬥爭的目的——所有這一切就成了人民復仇者手中的巨大組織力量，喚起羣衆去進行反對希特勒暴政的偉大保衛祖國戰爭。

在暫時淪陷省份裏進行的政治宣傳鼓動工作是有巨大意義的：這種工作不斷地揭破敵人底血腥陰謀和卑鄙勾當，而鞏固人民相信蘇維埃政權定會恢復的信心。在秘密條件下進行宣傳是極嚴重而最困難的，可是它鞏固着英勇抗敵，不屈不撓的精神，堅決相信

我們正義事業和我們將要戰勝敵人的信心。這種信心是運動的活力泉源。政治工作鼓舞起日益增多的民衆去反對侵略者。在淪陷區條件下的政治宣傳和鼓動並沒有絲毫抽象性質，而是帶着戰鬥的，進攻的和行動的性質，乃是反對敵人的最銳利工具。

在暫時淪陷區內的人民中，有成千成萬的人都成了熱烈的宣傳家和鼓動家。失了兒女和所有最寶貴東西的母親們進行神聖復仇的號召，燃燒着人們的心靈。人們看見忍飢挨餓，衣服襤褸，失掉父母，喪家離鄉，尋找住處和乞食的兒童，就心碎腸斷，湧起滿腔痛恨敵人的義憤，持槍而起。畢生多見多聞的老人，富有實際經驗，在革命前過了半生的艱苦生活，能把各種生活互相比擬，而現在陷於德寇殘暴蹂躪之下，所以他們就成爲堅毅不屈的戰士兼卓越的宣傳家和鼓動家了。

在一個淪陷區裏，游擊隊員和居民都紀念一個被希特勒黨徒槍殺的牧師。德寇曾企圖強迫這位牧師在講經台前頌揚德國的武器，可是這位高尚的愛國志士却沒有誇揚德寇而向信教者宣揚了德米特里、頓斯可義和亞歷山大、涅夫斯基，頌揚他們驅逐寇賊和奴役者而捍衛俄國領土的功績。

在明斯克省某區中，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二十五週年紀念日，游擊隊員和居民在各鄉村裏懸掛了七百二十八個用紅布寫的聯共（波）中央發出的口號，貼出了一千三百八十個標語，斯大林同志的像片，傳單和用無線電得來的情報。在幾百個鄉村裏，以及駐有敵人防軍的鎮市，都掛了紅旗。在幾十個村鎮裏都舉行了地方居民的談話會，羣衆

大會及其他會議等。人們會集一處聽了無線電所廣播的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蘇維埃慶祝大會上的報告。

每逢蘇維埃的節日，就舉行談話會，大會，聽無線電廣播，懸旗，張貼口號並懸掛黨和政府領導者底像片，這已成了蘇聯人民的生活習慣。但是在暫時淪陷區裏，在法西斯奴役之下，在每個居民因讀傳單或參加會議，就會遭受懲治的環境中，這種舉動却是蘇聯人民起來參加反侵略者鬥爭的最嚴重步驟。

在淪陷區內設立了廣大的秘密出版組織網。有幾十個鉛印的區報和省報到處散發。幾乎每支游擊隊都印刷傳單以供人民閱讀。這些報紙和傳單揭穿着法西斯的假宣傳並向人民指出鬥爭的方法和擺脫德寇壓迫的道路。

這些報紙是游擊隊，秘密黨組織和黨委員會底強有力的武器，經常登載蘇聯情報部的戰報和從「大地」上傳來的消息，通知政治、軍事和國際新聞。

只要看看這些報紙的名稱，就可知道這些報紙的宗旨所在：如擁護祖國，人民復仇者，愛國志士，為祖國而戰，擁護蘇維埃祖國，殲滅法西斯主義，列寧底旗幟，斯大林底信徒，效法基洛夫，列寧主義者，蘇維埃愛國志士，游擊隊員的呼聲，祖國底號召，擁護蘇維埃的別洛露西亞等等。

這些報紙在人民中間分散，貼在院牆上，甚至貼到德寇當局底告示牌上或暗地放到

德寇防軍司令底辦公桌上。這些報紙的出版都是很秘密的並有武裝嚴密保護，不管德國秘密警察如何拚命追究，都無法破壞報紙出版。

在淪陷區中，報紙和傳單難以送到的偏僻地方，鄉村教員，小學生和集體農民就抄寫從祖國來的消息和黨底號召，或者自己作傳單到居民中間散發。

威特比斯克城內的秘密青年團組織於一夜間，把街上貼的一切德國標語和公告都印上了「顯然是德寇撒謊」的明顯字樣。第二天，德國官僚和警察把自己的作品都從牆上撕掉了，威特比斯克人都為之一快。

游擊隊，黨和青年團底秘密組織與居民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它們在人民中間享有極大的信仰。游擊隊中和地方居民中的最優秀人物都紛紛加入黨的隊伍，雖然在秘密條件下的工作非常複雜，可是黨組織仍然由於最忠實，最勇敢並在反對德寇鬥爭中表現了愛國熱忱的人之加入黨而不斷增長起來。

人民極端仇恨侵略者底一切設施；而遇到關於蘇維埃祖國的一切，就表示極大同情和快樂。

有一個顯著的事實：希特勒當局不得不下令把那些已改稱為希特勒名字和德國軍事長官名字的街道，又改稱中立的名稱，因為雖禁令百出，都無法停止那種不斷撕掉街名牌子或者在街名牌子上寫上侮辱字樣的行動。

在明斯克一個電影院映演「德軍勝利」的新聞影片，映演的是空戰，按德國製新

聞影片員的立意，原來是要表演在這次空戰中，「米式」驅逐機已把蘇聯所有飛機消滅淨盡了。可是當蘇聯的紅星戰鷹在銀幕上剛一出現，在影院中就發出一陣熱鬧的鼓掌聲。於是這次新聞影片就停演了。

德寇在坡列斯，企圖使某些學校開學上課，以便裝飾似乎關心教育的門面。有一個學校的兒童，在第一次看見教員時，馬上就發了這樣的問題：「為什麼課堂裏沒有懸掛斯大林同志底像片呢？」當一個從德國運來的教員作了「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的卑鄙報告後，向一個女學生問道：「明白不明白，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個姑娘未加任何思索即刻答道：「現在我們大家都明白了，我們主要的敵人，就是法西斯蒂。」

居民們都渴望得到從「大地」傳來的每一個消息。甚至拋下而被人撿起的一份蘇維埃祖國消息的傳單*就成為反對德寇反間蠱惑的極有力量的武器。農民樂意跑出幾十個公里到蘇聯飛機拋下傳單的地方，去撿從莫斯科送來的傳單，拿回來給本村人看。我們手下有一份真理報，上邊登載着斯大林同志於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在莫斯科蘇維埃舉行的慶祝大會上的報告。這份真理報在幾個區裏，經居民彼此傳閱，傳遞了幾百個鄉村。有一萬餘人讀了斯大林同志底報告，人們如同保存珍寶一般保存了這份報，把它包

*蘇維埃祖國消息

——是工農紅軍總政治部特為暫時淪陷區居民閱讀所發行的定期刊物。

到布巾裏，小心由此村傳遞到彼村，然後又把這個有了歷史意義的文件送到「大地」上來了。這樣的事實並不是罕見的。

游擊運動按其本質說來，是極深刻的愛國運動。這個運動是由人民羣衆深層中產生和生長起來的。這個運動是由於人民無論如何都要保持祖國底自由和獨立，保護自己的城鄉，捍衛自己的廬舍，家庭和財產免受血腥敵人蹂躪的熱情所引起的。

這個巨大力量的來源，就在於游擊運動具有深刻的民衆性質，並在於列寧—斯大林黨領導着民衆底積極性和首倡性，而對游擊運動實行堅決英明的領導。

反對侵略者底一切軍事，政治和經濟設施的人民戰爭，其方法和手段是無窮盡的。游擊戰爭用一切力量和方法使敵人受到損失：破壞採辦農產品，木料和礦物；掩藏收穫；毀壞工廠；殺死侵略者及其幫兇和走狗；反對擄掠居民到德國法西斯苦工營去；消滅侵略機關的官僚和德國委派的農務領導人員；消滅敵人防軍，毀壞兵站，倉庫，汽車，交通工具；消滅軍用列車，鐵路橋樑，車站及其他等等。

居民不承認希特勒的執政機關，並且破壞他們的命令。德寇在頓巴斯下令動員有勞動能力的居民。在報到的那一天，竟沒有一個人到德寇機關去報到。在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斯溫倉縣裏，全縣只有三個人到動員地點去報到。德寇在明斯克省屢次企圖編制別洛露西亞的自衛軍團，但都毫無結果。自願兵是沒有找到的，強迫動員又爲居

民所抗拒。在列寧格拉省被趕去伐木的集體農民，不管德寇設盡方法，但結果只執行了百分之一的任務。

在烏克蘭和別洛露西亞底很多區裏，在列寧格拉省，加里寧省，斯摩稜斯克省，奧勒爾省中的淪陷區裏，把德寇委派的一切農務領導人員幾乎都殺光了，把侵略政權在鄉村設立的機關都驅散了。居民拒絕把糧食，肉類和牛奶繳給德寇。

在暫時淪陷區裏產生了成百上千的游擊隊，他們在戰鬥中受了鍛鍊，在組織上和政治上都鞏固了。由於游擊隊軍事經驗的增長，就使他們能廣泛地運用技術去作鬥爭。有很多游擊隊運用現代武器，破壞希特勒軍隊底後方，給敵人交通以極大的打擊，而給紅軍以莫大的幫助。

有許多著名的游擊隊戰鬥都會載入保衛祖國戰爭歷史底光榮篇幅的，例如烏克蘭游擊隊毀壞薩爾納鐵路樞紐站的戰鬥；別洛露西亞游擊隊炸燬普梯奇河上和德立斯河上的兩座大鐵橋，搗毀斯拉夫諾也車站，殲滅斯魯茨克城底防軍和軍事要點等光榮功績；奧勒爾省的游擊隊爆炸耶夫林斯克和威科尼奇兩大鐵橋及消滅其防軍的戰鬥；斯摩稜斯克省的游擊隊殲滅普立科爾葉車站防軍及毀壞該站及該站上列車的戰鬥；列寧格拉省的游擊隊消滅雷士維爾梯茲將軍及其衛隊的戰鬥；卡列里—芬蘭游擊隊在大克列米涅茨基島上完全粉碎四隊防軍的戰鬥；加里寧省的游擊隊炸燬薩夫金河橋樑和粉碎蘇多克防軍的戰鬥；莫斯科省的游擊隊粉碎設在烏科德工廠的德寇軍團司令部的戰鬥等等。

根據很不完全的材料（即按能由敵人後方得到的消息）計算，蘇聯游擊隊在德寇後方進行游擊戰爭二年以來，殲滅了三十餘萬侵略者，其中將官三十名，軍官六千三百三十六名，飛機師一千五百二十名；擒獲了敵軍官兵二千七百四十七名。在同一時期中，顛覆了敵軍列車不下三千餘次，炸毀鐵路橋樑和汽車路橋樑三千二百六十三座。消滅了敵軍坦克和裝甲車一千一百九十一輛，飛機四百七十六架，大砲三百七十八門，大汽車和輕便汽車一萬四千六百四十五輛，儲藏武器和彈藥的兵站和倉庫八百九十五處。

除此之外，游擊隊還獲得以下的戰利品：坦克七十六輛，大砲一百六十三門，機關槍二千三百二十挺，自動槍二千六百三十一枝，步槍二萬五千三百九十四枝和很多彈藥。

無論是精明靈巧的警察暗探，嚴加保護，無論是飛快的汽車，都不能使希特勒黨徒逃出人民復仇者的懲罰。

在哈爾科夫城內雖有強大衆多的防軍，而一個德寇步兵師司令部及布拉文將軍，都在烏克蘭游擊隊員的手下滅亡了。列寧格拉省的游擊隊員消滅了一個敵軍汽車隊，爵士維爾梯茲將軍及其衛隊就在此次戰鬥中死亡了。兩個別洛露西亞的小姑娘殺死了一個著名的德寇偵探法依梯爵士。爵士道布什茲將軍死在斯摩稜斯克省游擊隊員的手裏。德寇的祕密警察長布蘭特就在威特比斯克城內大街上被游擊隊員打死了。在明斯克把一個德國的大奸細法璧安、阿金奇茲殺死在他的辦公室裏。在巴拉諾維奇，游擊隊員殺死了城防總司令福里德里黑、芬奇。

明斯克區域的游擊隊員於本年六月間幾乎把德寇所有省政機關的高級文武官員都消滅了，其中有德寇的省區首腦列德維克、愛連列特涅爾和政府監督員根立黑、克洛茲，省農務局局長玖特爾、別涅維茨，省憲兵司令卡爾、卡拉及護送他們的官僚和軍官瓦里特爾、包加列爾，卡爾、桑德福斯，卡爾、翁得爾立黑，阿夫古斯特、石特拉謝爾，福蘭茲、塔克和福利茨、壽爾茨等等。德寇委派的省區農務領導人員和佔領機關底官僚，辦理解送蘇聯公民到德國苦工營去的總辦等總是要被消滅的。

游擊隊在敵軍交通綫上的戰鬥工作對於勝利事業是有特別重大意義的。德寇的交通綫經過波蘭，烏克蘭，別洛露西亞，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敵人經過這些交通綫將技術，彈藥，軍用品和補充隊運往前綫，而又經過這些道路將搶奪人民的財產運往德國。蘇德戰綫上法西斯軍隊之戰鬥能力，大都是依靠於這些交通綫的工作好壞為轉移的。在整個淪陷區內，大小游擊隊都不斷襲擊敵人的交通綫。他們顛覆軍用列車，消滅載運的軍需品和人員，炸燬鐵路橋樑，水塔，轉轍機，鐵路交叉點，鐵軌和車站的建築，破壞沿鐵路的電綫，消滅德寇在鐵路和列車上的服務人員和衛隊。侵略者在大多數的鐵路上都迫不得已只在白天通車，並且要用強大的軍力保護，經過巡路車巡察以後才敢通行。德寇為保護交通綫，就分去一部分巨大的力量。除此之外，德寇還採取特別辦法，如經常用鐵甲車來往巡視，沿着鐵路綫修築工事火力點，將鐵路兩旁五十到一百米達遠的樹林伐去。侵略者甚至想在布良斯克到武涅奇間的鐵路兩旁建築圍牆，來防止游擊隊接近。

但是經驗已經指明：無論什麼特別辦法也好，無論多大的護衛隊也好，都不能制止游擊隊來襲擊交通線。蘇聯的游擊隊員明白知道，每個坦克團或步兵團在戰場上都是強大的力量，可是當它在列車上行進時，這些團却是軟弱無能，可以被一小隊或一小組游擊隊員所消滅的。

襲擊交通線的游擊戰爭日益加強起來了。

侵略者不得不到處駐紮防軍，經常不斷地保護所有一切軍事要點，兵站，倉庫，橋樑，鐵路線和飛機場。德寇除了在駐紮大量防軍的地方以外，在任何地方都不敢單身或成小組出外行走。無論辦什麼事情都須派武裝護送。除此而外，還要派出很大的力量去與游擊隊進行鬥爭。

在一九四二年夏秋間與蘇聯游擊隊進行鬥爭的有一百四十四個警察營，二十七個警察團，八個其他的團，十個保安警察和「SS」討伐師，二個保安軍團，其中有「納粹」摩托化軍團，七十二個特務部隊和十五個野戰師團。反對游擊隊的還有匈牙利的第一百零二，第一百零五，第一百零八，第一百零九和第一百一十九等師團。

希特勒「宣傳家」在戰爭開始時，力圖百方證明，似乎游擊鬥爭不是人民運動，而是單個的「暴徒」行動；侵略者企圖在居民面前，把游擊隊員形容成醜惡難看的樣子。但現在他們在報紙上，小冊子中，在正式訓條和指令中，都不得不承認人民游擊運動底真正規模，性質和意義了。

在德軍司令部出版的「德國兵士反對游擊隊的十大訓條」中直接寫道：

「我們德國人犯了這樣的錯誤：若沒有進攻或防禦，那一般就認為沒有戰爭。可是戰爭却在繼續着，當我們到田地去收草料時，或在炒土豆時和睡覺時都有戰爭伴着」。在匈牙利師團的一道命令中逕直這樣寫道：

「在當地居民家裏，決不要吃主人沒嘗過的東西，因為這些東西內也許下有毒藥。禁止單人在鄉村中住宿，因為會被屠殺和暗害。農民若要看你的步槍，你決不要給他，因為會被槍殺的」。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德國全民日報上寫道：

「在沿西特文納河，柏列茲尼河，普里別坡河和德涅泊爾河上流一帶有明斯克，平斯克，哥美里，布良斯克，斯摩稜斯克和威特比斯克諸城環佈。在這一帶佈滿了波爾什維克游擊隊的巢穴，他們在我軍後方展開了激烈的鬥爭。許多游擊隊有很好的武裝，無線電機，汽車和應有盡有的軍用品。他們與德國佔領軍進行着殘酷鬥爭，威脅着運輸，鐵路交通和我們的恢復工作。」

決不能否認，這種戰鬥使我們受到很大的犧牲，牽制我們一部份力量並使我們遭到嚴重的損失。波爾什維克的游擊隊有組織很好而極祕密的偵察網。有時野戰憲兵隊在一個鄙陋的農民小房裏搜出了與附近游擊隊和莫斯科發生聯系而靈巧工作的無線電機。游擊隊員乘着黑夜爬到鐵路跟前，起下軌道釘，埋上慢性地雷，當載運軍用品或德國休假

兵士的列車翻倒時，他們就向車箱裏拋擲手榴彈，放射自動槍，然後就如同沉沒大海一般鑽到稠密的森林中消失不見了。

游擊隊員隱藏在沿小路的樹間，窺伺過往的汽車。他們夜間悄悄地殺掉崗兵，襲擊鐵路上的巡路房，當臨近隊伍尚未趕到起事地點之前，游擊隊員早已消失無蹤了。

在這些地方經常要作戰鬥戒備。把鐵路兩旁的森林伐掉，留下五十到一百個米達的空地，以便容易觀察情況。

在各城市郊外和鄉村邊緣上的房屋以及在鐵路上巡路房周圍都建有帶砲眼的高圍牆，有些地方還有鉄絲網，在各信號樓之間不斷的彼此發出聯絡，到處派巡邏隊來往巡察。結果，差不多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員，甚至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的人員白天作了一整天的繁重工作，到夜間還要担任防禦工作』。

匈牙利總參謀部在其正式出版的祕密小冊子「論現時戰爭經驗」中所承認的事實是很有興趣的。在標題爲「與游擊隊鬥爭」一節的緒言中直接承認道，游擊運動已成爲民衆的運動，其規模之廣大，足使卑鄙的侵略者「戰慄發抖」——這是他們親口承認的。請看這個敘述吧：

「反對蘇聯的戰爭，使我們更清楚地認識了游擊運動這種特殊而無情的軍事鬥爭手段。其實，這種軍事鬥爭的野蠻手段，在我們看來並不見得新奇。我們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在塞爾維亞戰場上已認識了這種手段：

而素以性質和平，消極，溫柔而深信宗教見稱的俄國民衆竟進行這種運動，我們就